

ISSN 1207-5126

52

民國86年12月出刊
民國74年2月創刊

【季刊】



中觀佛教概說（下）

探訪中觀

目次



【封面繪圖：陳秋松】
【封面設計：唐立陽】

【封面故事】

中觀哲學是虛無主義？
中觀哲學是否定主義？
中觀哲學是絕對主義？
或者，中觀哲學是一元論？

一千多年前，龍樹提出了
探索諸法真實樣相的中觀思想，
幾世紀來，這探訪真理的哲學本身，
也成了世人探討的對象，
什麼是諸法的本來面目？
什麼又是中觀的原意與真意？
讓我們走入中觀研究的森林，
尋覓龍樹的身影與蹤跡……

歷史	生活	教育	律制	教理	專輯
168	146	126	122	107	94
由龍湖庵傳戒說到天乙法師——釋真華 教訊採摭	印度去來(中)——釋見愷 〔心田四季〕	英國成人教育的新取向——「開放學習」的探討——曹琇崑 〔菩提道上〕	《四分律》辭典——香光書鄉出版社 律藏辭典編委會 〔成人教育〕	舍利弗的一生(下)——向智尊者 〔律海掬漚〕	衆生證顯如來藏即能成佛——謝大寧 〔森林法音〕
156	144	140	138	78	44
真實的生命·從學走路開始 領執的省思·92 學聽話 宗教師的形象 〔老照片說佛教〕	從冰箱說起——黃淑如 〔雲水天涯〕	讓陽光繼續進來——釋白磊 小破布仔的話——釋見晉	勝義諦與世俗諦的論爭——萬金川 中觀佛教的研究方法——萬金川 中觀學知見書目舉隅——萬金川 〔薄伽教藏〕	緣起性空的中道哲學——萬金川 〔探訪中觀——中觀佛教概說(下)〕	2
					進入中觀的森林——編輯組 〔編輯手札〕



探訪中觀

進入中觀研究的森林時，
須不斷覺察自身的詮釋背景，
反省自己的成見在那裡，
以空性的立場看待中觀，
才能撥開戲論的葛藤，
見到真理的曙光……

台灣香光寺贈

二〇〇一年五月廿中



【編輯手札】

進入中觀的森林

編輯組

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卡爾維諾運用混雜史實與小說的寫法，讓忽必烈與馬可波羅對話「城市」的種種，如《城市與欲望》裡，他提到：「在籠罩海岸線的迷霧裡，水手辨認出駱駝鬃甲的形狀，他知道那是一座城市，但他想像那是一隻駱駝……，自己已走在長長的沙漠旅隊前端……。每座城市都從與它相對立的荒漠那裡獲得形貌。」這是說城市將欲望投射在空間化的形式中，並以空間布局捕捉飄忽的欲望，但為了攏絡所有新起的欲望，城市也隨之變化……。這種跨越虛實的寫作風格，於簡短的空間中承載高度想像的內容，允許讀者多重解讀、多所思辨。值得我們探究的，或許不是卡爾維諾如何詮釋城市，而是他以什麼觀點、背景來詮釋，這也是我們今天研究龍樹的中觀哲學時，須不斷反省思考的問題。

西元二世紀，龍樹出現在印度的佛教界，在北方拘泥保守的上座系與南方開放進取的大眾系，南「空」北「有」的思想對立間，龍樹創造了一個奇蹟，他倡導以「性空」為根本的「中道」思想，掘發阿含的深意，讓佛法還原到佛陀說法的本意。幾世

紀以來，中觀學說對各區域的佛教產生巨大的影響，龍樹留下的許多著作成為佛教重要的論典，有關中觀的研究、著疏不斷。龍樹在千餘年前撒下的一把種子，早已蔚成一片廣袤森林，直到今天，只要論及佛學的領域，誰都不能忽視龍樹的中觀哲學。

關於中觀研究，九〇年代美國學者對西方龍樹學研究作了一番反省：西方人往往以當時的主流思潮來詮釋龍樹學——當康德的批判哲學流行時，龍樹彷彿是康德的化身；當邏輯實證論盛行時，龍樹又變成邏輯學家；新黑格爾學派、維根斯坦的語言學……，都是西歐佛教學者窺探龍樹時所借重的放大鏡。十九世紀之後的主流觀點是視龍樹學為虛無主義，其他如視為否定主義、一元論、絕對主義等等；中國則長期以三論和天台的觀點來詮釋中觀哲學……，令人不禁要問：這林林總總的「詮釋」，那個才是中觀哲學的本來面目？這些詮釋使我們愈趨向真理，還是愈背離真理？

中觀哲學強調「諸法實相」乃是離語言文字的境地，世俗與勝義間的鴻溝雖難以跨越，但不容否認地，語言文字仍是那道幫助我們了解真理，進而體證真理的橋樑。而龍樹以異於古人的觀點，開創佛教新的格局，也給了我們「空性」精神的啓發。因此，當我們進入中觀研究的森林，探訪龍樹磅礴的思想與甚深的智慧時，要不斷覺察自身詮釋的背景，反省自己的「成見」在那裡？惟有以「空性」的立場去看待中觀，才能體解龍樹所要表達的真意，撥開戲論的葛藤，而見到真理的曙光。

【專輯】

中觀佛教概說（下）

探訪中觀

一千多年前，龍樹提出

「二諦」（世俗諦與勝義諦）之說，

主張「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

問題是世俗與勝義的距離有多遠？

在世俗中可能有真實存在嗎？

月稱認為

在世俗中根本見不到真實；

安慧說

真實隱藏在世俗裡；

清辨說

世俗與勝義間有隨順勝義……。



龍樹更提倡「緣起性空」的中道哲學，
主張「一切法空」安立三寶、世間，

問題在於什麼是「空性」？

清辨認為

空性是指體會空性的智慧，

月稱認為

空性是指諸法實相……。

一切法都是依因待緣，

在體性上是「空」的狀態，

才有緣生緣滅的緣起事相，

所以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

透過哲學性的種種思維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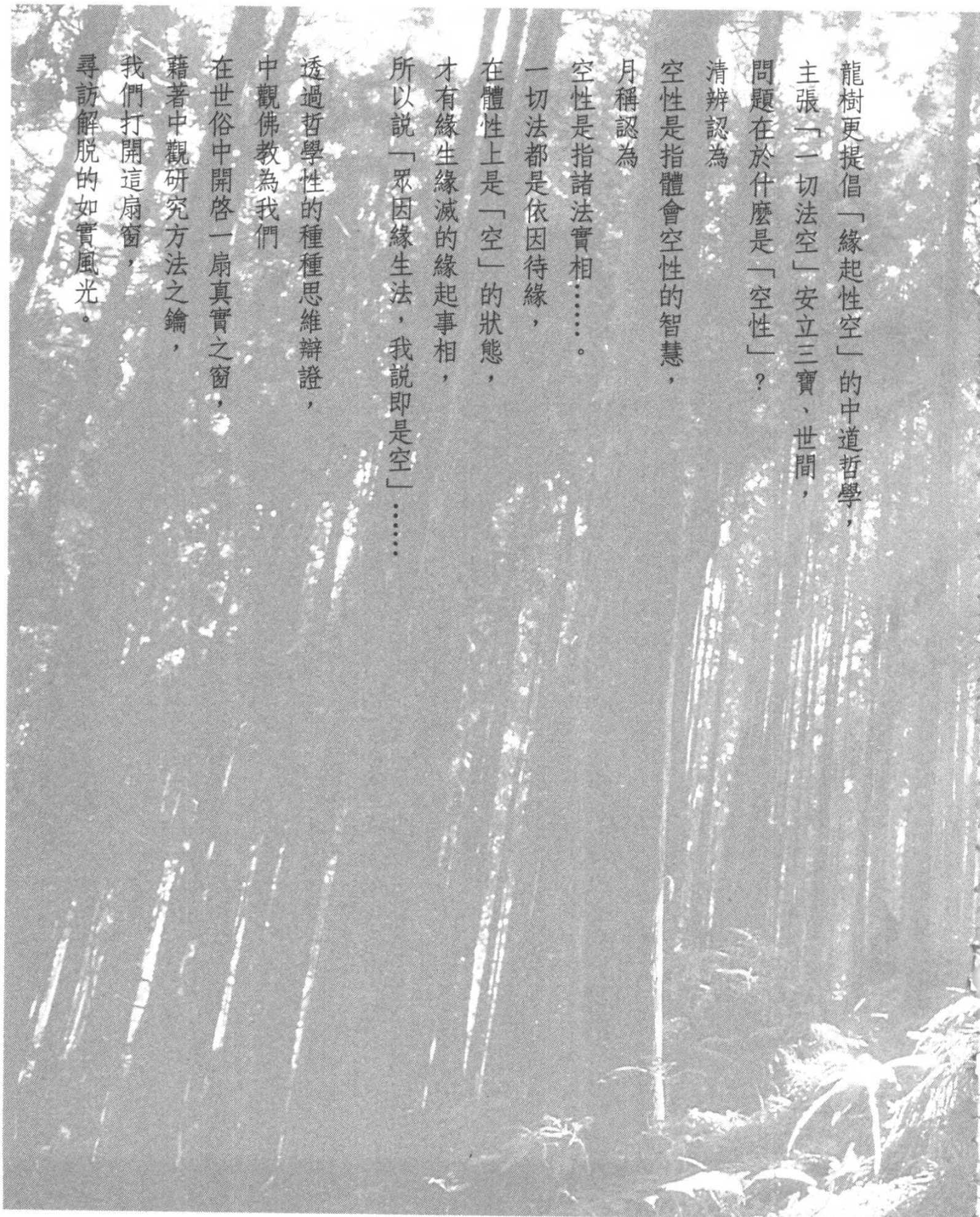
中觀佛教為我們

在世俗中開啓一扇真實之窗，

藉著中觀研究方法之鑰，

我們打開這扇窗，

尋訪解脫的如實風光。



(攝影：楊雅棠)

緣起性空的中道哲學

中觀哲學的基本論題之一

萬金川 主講

編輯組 整理

龍樹透過了「一切法空」的「空性」概念，進一步貫徹佛陀緣起說的中道之義。

這種結合了「緣起」與「空性」而來的中道哲學，

在批判了「法有」思想的緣起論之餘，同時也進一步深化了佛陀的緣起慧見。

《中論》第十八品的第五、七、九頌都與「空觀」和「空性」這兩個重要概念有關。此中，所謂「空觀」是指從實踐的立場來體悟空性，也就是由空性之智（觀照般若）而來觀照諸法實相的空性，而所謂「空性」則是就諸法實相的層面來說的。

「一切法空」安立三寶、世間



龍樹「一切法空」的哲學是來自般若經的啟示，說一切有部「三世實有，法體恆存」的哲學，則是他書中所要批判的主要對象。在《中論》第二十四品〈觀聖諦品〉裡，由第一至第六詩頌來看，我們見到了論敵強烈地質疑龍樹這套「一切法空」的哲學，會對佛法產生毀滅性的影響。論敵認為龍樹的這種哲學會毀滅整個佛法，甚至也會擾亂了整個世間既成的生活秩序與風俗習慣，「若一切皆空，無生亦無滅，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法」，若一切皆空，那麼就沒有苦與苦的集起，此時自然也就無須修道的的方法，而苦的滅除也根本沒有必要了。如此一來，四聖諦便不得成立；而沒有了四聖諦，就不可能有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的事情。那麼實踐這四道的與達致這四項目標的八種聖者，就不可能存在；沒有八賢聖，僧寶就不復存在；沒有四聖諦，法寶就不存在；而佛是證四諦法而成佛的，若法寶不存在，佛寶也就不存在。

如此一來，說「一切法空」的結果便破壞了四諦與三寶，而世間善惡與罪福等等因果也無法成立，因為一切世俗律法、習慣，都會在「一切法空」的哲學下被摧毀殆盡。我們看到論敵在第一至第六詩頌裡，對「一切法空」的哲學提出了兩種批判：一種是從宗教實踐的立場上，來批判它會毀壞三寶；另一種是就世間實踐的立場，來批判它會摧毀種種社會性的生活習慣。

論敵的這種指責看起來相當嚴厲，從第七頌以下，龍樹針對了論敵的質疑與問難，一方面努力澄清自家「空性」概念的意義，一方面則回過頭來，迫使論敵承認「諸法不空」的立場才是導致三寶盡壞，而使世間因果皆無的元兇；而相反地，「一切法空」的立場才能如實安立三

寶以及一切世間世俗法。鳩摩羅什翻譯的第七頌是：

汝今實不能 知空空因緣 及知於空義 是故自生惱

漢譯偈文的意思是說：你們不了解空、空因緣、空義，所以你們才會對「一切法空」提出質難，而這些質難只是你們自己虛擬的，充其量不過是你們自己自尋煩惱罷了。

在這首詩頌裡，龍樹提到了三個和「一切法空」有關的概念，那就是「空性」、「空性的功用」（空因緣）、「空性的意義」（空義），但是這三個概念的內容是什麼呢？龍樹本人並沒有作進一步解釋，接著便在第八至第十頌中提出了他著名的二諦之說。

清辨的「空性」詮釋

〔空性的功用——遣除戲論而悟入涅槃〕

清辨與月稱對這三個概念的理解不盡相同。清辨認為龍樹所謂的「空性的功用」是用來止滅一切戲論的，《中論》第十三品結頌有云：

大聖說空法 為離諸見故 若復見有空 諸佛所不化

大聖是指釋迦牟尼佛，而他宣說「空性」的目的乃在於遣除一切偏見，若仍執著於「空」，連佛



都救不了你，這正如《寶積經》所說的，寧可有像須彌山那樣大的「有」見，但卻不可有像芥子一般小的「空」見，因為如果一但著於「空」，那麼就連佛陀都救治不了你。

空性的功用就在於要遣除戲論，這是清辨對於空性的功用所提出的說明。然而，根據《般若燈論複註》的疏文，觀誓以為此處所謂「空性的功用」，不如稱之為是「空性的目的」更為恰當，所以他便認為「空性的目的」乃在於涅槃的悟入。清辨與觀誓二者之間是否存有詮釋上的張力，這一點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空性——空性之智〕

清辨認為「空性」是指「空性之智」，亦即體會「空性」的智慧，也就是所謂的「觀照般若」。清辨在第十八品第五頌的註釋裡談及所謂「入空戲論滅」的文義時，便認為此中的「入空」就是指「當空性之智起現之際」。他這種對「空性」概念的理解是相當特殊的，這是從修行或實踐的立場來看待空性。

根據《般若燈論複註》的疏釋，清辨此處所謂的「空性之智」，包括了聞、思、修三方面所養成的智慧都可以稱為是「空性之智」，而此中「修所成慧」便是指瑜伽行者藉由瑜伽的實踐而養成的智慧。這種智慧是以「無所緣」（亦即沒有對境）的方式來觀照諸法，亦即以「見無所見」的方式來觀照諸法，並由此而悟入諸法實相的空性。觀誓的這種見解基本上正是順般若經的般

若波羅蜜精神而來的。

〔空性之智的對境——真如〕

至於「空性的意義」(sūnyatā-artha)是什麼呢？清辨在此亦有一項相當特殊的理解，他利用了梵文 artha 一詞的歧義性。一般說來，artha 一詞有二個主要的意義，分別是 meaning (意義)與 object (對象)的意思。清辨在他的《中論》註解書裡，相當一致地都採用了 object 的意思，而月稱則採用 meaning 的意思，所以清辨當然會認為此處 sūnyatā-artha 一詞的意思是指「空性之智的對象」，而月稱則認為此語是指「空性的意義」，至於龍樹在使用此語時是指那個意思來說的，或許並不是今日我們可以知道的了。

清辨認為「空性的功用」是遣除戲論而悟入涅槃，「空性」是指「空性之智」，而「空性之智的對象」是真如，清辨在《般若燈論》裡便是如此簡潔地把這些具體內容分別給了這三個概念。此中，所謂「真如」指的就是「法性」或「空性」。在這三個與空性有關的概念裡，前二者都是從實踐的立場，亦即「修」的立場來說的，只有第三個是從諸法實相的「性」的立場來看待空性。這是清辨在此一詩頌詮釋上的特色。

月稱的「空性」詮釋



〔空性的功用——遣除戲論〕

月稱在此一詩頌的詮釋上，採取了和清辨截然不同的方式來理解頌文之義。雖然如此，二者之間在義理的理解上，仍然也有一些彼此共許的地方。

此中，月稱所採取的註解方式是「以經證經」或「以經解經」的方式，亦即是以龍樹本人的說法來說明龍樹自己的立場，月稱在解釋「空性的功用」時，引用了《中論》第十八品第五詩頌來說明此一概念的內含：

業煩惱滅故 名之為解脫 業煩惱非實 入空戲論滅

從月稱引用的這首詩頌來看，在他的心目中，這個概念的意思與清辨所論，實際上並無太大的分別，都認為「空性的功用」乃在於遣滅戲論而得解脫。

〔空性——諸法實相〕

至於「空性」是指何而言？月稱則引用了《中論》第十八品第九頌來說明：

自知不隨他 寂滅無戲論 無異無分別 是則名實相

從這首詩頌的文義來看，可以見出月稱心目中所謂的「空性」，並不是直指「空性之智」來說的，而是就「性」的立場來看待空性，而這個「空性」指的就是諸法實相。在這一點上，我們

看到他與清辨不同的地方，清辨說「空性」是指「空性之智」，即從修行實踐的立場來看，而月稱則認為「空性」是就諸法實相的觀點來說的。

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在清辨與月稱的詮釋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其實不然，因為在佛教「修性一如」或「解行並重」的觀點下，主客對分的認識論格局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與其說兩人的觀點互斥，倒不如說是相互補充更為貼切。

〔空性的意義——緣起、假名與中道〕

由於月稱採用了 meaning 的詞義來看待 artha 一詞（這一點與當年鳩摩羅什的譯解是相同的），因而此處所謂 sūnyatā-artha，在月稱心目中指的便是「空性的意義」，而為了解釋「空性的意義」，他引用了《中論》第二十四品第十八頌來說明：

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這是《中論》裡相當著名的一首詩頌，相傳天台宗所謂「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觀之說，其思想淵源或有可能便是本於智者大師對此一詩頌的判讀。不過月稱此處引用此一詩頌來說明「空性的意義」時，主要是要強調空性的意思並不是「不存在」，而「緣起」才是空性的意思，並且空性即是離「有」、「無」二邊的中道實相。月稱自己在註解《中論》第二十四品第十八詩頌時，便認為「緣起、空性、中道與假名」這四者乃是同義而異語的同義詞。



我們可以看到，在「空性的功用」上，清辨與月稱兩人的見解大體是相同的，都認為它是用以遣除戲論的。至於清辨所謂「空性之智的對境——真如」，則相當於月稱詮釋之下的「空性」，這層意思則相當於漢地所謂的「實相般若」。清辨採取實踐的觀點來理解空性，而把它詮釋為「空性之智」，他是以「空性之智」為中心的，這種「空性之智」一方面可以止滅一切戲論，同時也可以用來觀照諸法實相的真如。月稱則透過「實、德、業」或「體、相、用」這三個範疇來詮釋龍樹偈文裡的三個概念，並且他的詮釋是以諸法實相的空性為中心而展開的，當然這並不意味月稱認為諸法實相的空性是「實」或「體」，而是說月稱是藉著這種印度式的思維架構，來思索「空性」這個概念的意涵。

由實踐立場來看空性

〔「一切法空」是救度眾生的工具〕

透過這兩位《中論》註解家對「空性」概念的詮釋與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中觀學派的「空性」之義，不是但從「實」或「體」的立場，亦即「諸法實相」這一層面的意思便可以總賅其義的，事實上它也可以如清辨所說的，從實踐的立場，亦即「空性之智」的觀點來理解。

並且從觀誓認為空性的目的在於遣除戲論而悟入涅槃，更可以見出「空性」這個概念也有其救贖學上的意義，這就是所謂「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的意思。

所以，「空性」這個概念一方面可以作為救度眾生的工具而對治各種邊見，而且也可以作為修持上的觀門，亦即所謂的「空三昧」，由是而培養出「空性之智」，並且由「空性之智」而照見諸法實相的空性，而後者便是「空性」這個概念在存有論上的意義。我們若從這三個路向去了解龍樹的「空性」概念大體上比較不會產生偏差，這時候的空性便不會是頑空或斷空。

月稱在詮釋龍樹「空性之義」時，引用了龍樹本人在《中論》第二十四品第十八頌裡的說法：

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這首詩頌裡抽譯出中觀學派的根本論題，亦即緣起、性空、假名與中道。

〔即緣起即性空，空性之說就是緣起說的中道之義〕

「眾因緣生法」在本質上是處於「空性」的狀態，說這些「法」是無常，這是原始佛教以來的通義，說它們是「空」或沒有自性，則是中觀學派的特有主張。凡是由原因與條件匯集而成的事物，它們的體性便是空性，它們之為「有」乃是「緣起的有」，這種「緣起的有」即是指世間與出世間的諸法，我們以「空性」一詞來描述這種「緣起有」的存在樣態。